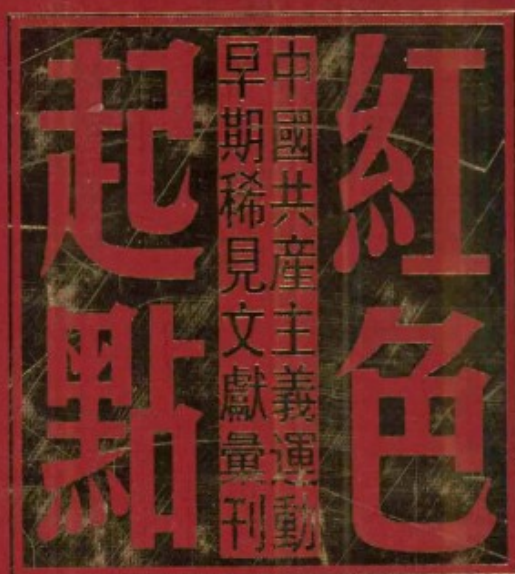




❧ 28 ❧

《嚮導》

(一百八十一至二百零一期)

《前鋒》

中西書局

紅色起點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早期發展文獻叢刊



《新青年》

《每周評論》

《星期評論》

《湘江評論》

《少年中國》

《覺悟》

《共產黨宣言》

《勞動界》

《共產黨》

《少年》

《赤光》

《嚮導》

《前鋒》



紅色起點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早期稀見文獻彙刊

28

《嚮導》

(一百八十一至二百零一期)

《前鋒》

中西書局

目 錄

《嚮導》

第一百八十一至一百九十期 1

第一百九十一至二百零一期 161

《前鋒》

創刊號 331

第二號 419

第三期 525

The Guide weekly

導 報

報 週

◀ 期 一 十 八 百 一 第 ▶

次 目

論奉系軍閥之新進攻……………述之

論漢口之罷工潮……………施英

湖南的農民運動(湖南通信)……………湘農

日本最近政潮的開展(東京通信)……………山水

讀者之聲——

共產社會是退化的社會？……………容零……記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一八九五

論奉系軍閥之新進攻

吳孫而後，誰是帝國主義目前侵略中國之唯一工具，誰是北洋軍閥之最後支持者，誰是目前中國全體被壓迫民衆之唯一敵人，總言之，誰是目前革命之唯一目標？我想誰都知道是代表中國黑化勢力或綠化勢力的奉系軍閥——張作霖。這次北伐剛纔給吳孫以最後之懲創，現在這個代表黑化或綠化勢力的最兇惡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又愈加狂噬起來，居然繼續吳孫的「討赤」戰爭又開始向革命勢力進攻了，居然企圖消滅北伐以來在南方所發展的新勢力，而欲與之作最後的決死戰了！

現在奉系軍閥在西北已調遣大兵進駐包頭，壓迫國軍，并且正在進攻五原，同時壓迫閻錫山，有取而代之之勢。在河南亦取積極進攻的形勢，一方極力拉攏吳佩孚，尤其是擁吳的部下，欲使之反攻陝西和武漢，一方則派遣大隊進駐京漢路線要隘，榮臻于珍職翼翹等部隊正在沿京漢路前進。對江浙則利用孫傳芳嚴厲反攻，以張宗昌殿其後，現時張宗昌的軍隊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開到江蘇安徽境內，并聞有三師秘密開赴浙江前線，津浦路已全在張宗昌之掌中。同時奉天的飛機隊及一切軍需均積極向關內輸送。總之，從各方面事實上的表現，奉系軍閥的張作霖準備積極進攻南方國民政府，是決無疑義的了，想奉系軍閥的總攻擊必在不遠的將來。

但是奉系軍閥這次何以如此堅決地積極地進攻西北國民軍和南方國民政府呢？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奉系軍閥內部原來分兩派意見。一派是楊宇霆鄭謙等，名緩進派，主張與國民政府漸時妥協，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日本在奉天的資產階級贊助此派，也可以說楊宇霆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派是張學良韓麟春等，他們主張急進，主張對國民軍對國民政府都取進攻。這派是受英國帝國主義

述之

義的影響的。現在奉系軍閥之採取積極進攻政策，不用說是張韓等的主張勝利了，也可以說是英國帝國主義的政策勝利了，同時便是楊宇霆即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失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楊宇霆何以主張緩進？因為奉系軍閥內部實含有絕大的危險，尤其是奉票的跌落，奉天經濟的破產，及奉魯新舊等派別的衝突，并且欲戰爭則必需軍餉，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內，欲籌鉅大的軍餉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和楊宇霆以為在這種情勢之下，如果對革命軍進攻，實是凶多吉少，并且長江流域久成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圈，即萬一勝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亦無多好處，反而使張作霖有變成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之可能，若失敗，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方便將與英國帝國主義在南方同一命運了。至於英國帝國主義則完全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反，牠向來的勢力範圍長江和西江流域已被南方的革命勢力所侵入，牠的走狗吳孫已經沒有抵抗南方革命勢力之可能，因此便只有利用張作霖來代替孫吳，作最後之孤注。萬一勝利，一舉消滅國民政府，不用說可以恢復牠在廣東和武漢之原有威權，并且可以得到一個將來侵略中國之新工具——張作霖。即令失敗，不過毀了一個張作霖，革命勢力侵入北方，北方橫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於英國沒有多大損失。極言之也不過是：「和尚沒老婆，大家無緣」罷了。因此英國帝國主義極力拉攏張學良一派，并極力慫恿老張，前次所傳在華英商願供給張作霖的討赤借款千萬鎊，及這次英國帝國主義的提案承認討赤軍費的保證——便是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張作霖的條件并作張作霖對南進攻政策之表現。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對英國帝國主義此種陰謀甚為反對（日本公使館的參贊對某國使館參贊竟公然說出，反對英

國的陰謀政策），或者現正在破壞當中（不過日本雖反對奉張對南進攻的策略，但策略如已決定，日本帝國主義始終是要幫助的）。總而言之，奉系軍閥現時決定國民政府積極進攻的態度，是英國帝國主義陰謀的成功，是大大喜功的張作霖張學良派之冒險的表現，而是違反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楊宇霆等緩進派的穩健政策。

現時奉系軍閥新進攻的策略是：在西北則消滅馮玉祥在綏遠區域的軍隊，至少亦必驅逐馮軍出五原，解決閻錫山或壓迫閻錫山投降。對河南則拼命收買擁吳派以解決反吳派，進一步使之西進潼關，南取武漢。對江浙則利用孫傳芳反攻浙江進而取江西，使張宗昌進攻皖贛。另一方面奉軍將其大軍集中於京綏京漢和津浦三路線，如河南的擁吳派及江浙的孫張勝利，彼則乘勝直追，同時并收取勝利的果子，如敗則按兵不動相機保守。

奉系軍閥此種軍事進攻的策略，自然是一種很狡猾很陰謀的策略，但是照客觀上的趨勢未必允許此種政策的如意實現，因為：（一）奉系軍閥內部的衝突必日日地加重——不僅奉與魯，新與舊以及楊宇霆與張學良等派別是日離日遠，并且最近在張學良與韓麟春之間也有很大的暗潮，韓麟春背後差不多天天大罵「張學良小子」，因此在奉軍部的兵士常有疑韓為郭松齡第二者，此外于珍榮臻等到某時期未見得不是吳佩孚的劉佐龍。（二）英日間——互爭工具——的衝突必日日加緊。（三）奉天的經濟破產必愈加增進——奉軍現已跌至二角。（四）張作霖在北京的政權必至變成吳佩孚第二，弄得不復得下台——尤其是財政問題。（五）國民軍在五原還有數萬精壯，不是容易消滅或驅逐的，尤一晉閥擁有十餘萬之衆，戰爭雖不足，保守確有餘，晉閥現已為奉軍所逼，為保持自身計不能不與國民政府和國民軍合作，——只有如此才是閻錫山之出路，晉閥此種態度實與奉軍以絕大的威嚇，因為一可以從大同方面截斷京綏路，一可以從娘子

關出正大路截斷京漢。（六）在河南方面反吳軍還是一種不可侮視的勢力，靳雲鵬魏益三態度似已決定，據去年十二月八日電通社北京通信，在河南反吳軍隊有六萬五千人，擁吳不過三萬三千，其餘二萬五千則是搖動的。（七）在江浙周鳳岐和陳儀部下已完全變成反孫的勢力了，白寶山馮紹閻始終搖動不定，真正擁護孫傳芳的不過孟昭月王蕓等部的殘餘勢力（孟昭月部下兵均買有長衫一件，準戰時逃走）。固然奉系軍閥有較強的砲力和騎兵，但是從包頭到杭州到京漢路隔海路，戰線延長五六千里，在軍事上奉系軍閥無論如何是很難支持的，何況國民政府的軍隊還是轉戰數千里的常勝軍呢，我們記得吳佩孚前次進攻湖南和江西，大致很有類似奉張此時之地位，北伐軍由防禦而轉為進攻，結果打倒了吳佩孚，并擊潰了孫傳芳形現在的政治局面。

可是從另一方面我們應警告國民政府和國民軍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這次奉系軍閥的新進攻確是一件很嚴重的現象，因為北伐軍經過長期的戰爭，在兵士和民衆各方面都受了許多痛苦和損失，須待休養恢復，另一方面奉系軍閥的實力確比吳孫充實，同時得日英帝國主義的幫助亦較為充分，——因為牠是帝國主義所視為最後之工具，并且還有吳孫的殘餘勢力為之先驅，在此種情形之下，將來戰爭的前途不可過於樂觀，現在的國民政府和西北的國民軍應很嚴重地來認識奉系軍閥是我們革命勢力之勁敵，奉系軍閥的新進攻在目前環境上是非常嚴重的，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應用全力團結內部，以力對付奉系軍閥的進攻，應該很巧妙地很慎重地利用在河南的反吳勢力即反奉勢力，結果擁吳派的力量取得河南，在江浙則儘可能的利用一切反孫和反奉的勢力，消滅孫傳芳，便是消滅奉系軍閥的先遣隊，取得浙江，在上海應特別注意和尊重上海的民衆自治，尤其對反奉的閻錫山應與之切實結合，不管他在歷史上怎樣，但是此時的閻錫山在反奉一點

上於革命是很有重大意義的，閩錫山站在何方便是何方勝利的保證。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陷落九江以後，北伐的勝利本已達到相當的程度，在民衆方面和北伐軍本身方面都需要一個相當的休養時期，但是陰險的帝國主義——尤其英國帝國主義和兇惡的奉系軍閥竟於此時又開始向革命勢力進攻了，第二次北伐又逼着不能不嚴重的準備甚至就要開始了，這自然非我們革命方面所願意的，但是敵人已逼着我們來了，敵人已準備向我們進攻了，我們的正當防禦是不能不準備的，從前吳佩孚硬要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便不能不作防禦的北伐，現在奉系軍閥既大準備而特準備新進攻，國民政府國民軍及一切革命的民衆也是不能準備第二次防禦的「北伐」的。

我們知道奉系軍閥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有力工具，是中國國民解放運動之最後障礙物，是中國全體被民衆之唯一敵人，我們曾經說

論漢口之罷工潮

——並質上海商報記者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繼而又取得江西與福建；在同時，漢口發生了當地自來水有的連續罷工事件。這一事件，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適如北伐軍取得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一樣。這一件事，在帝國主義的英國議院裏，引起了討論；在帝國主義的日本政府機關報裏，提出了對於國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國北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營業裏，激起了生產協會的組織；在中國的中部及長江下游，資產階級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責國民政府不當援助工人，疑難國民政府赤化；在中國的南部之廣東，國民政府甫遷未定，省政府的領袖已開始準備壓迫廣東的民衆運動，傳言要封閉廣州工人代表會。

漢口罷工這一事件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呢？最近的漢口，何

過：「近來所形成之北洋軍閥的三大系統，現在皖直兩系差不多已完全崩壞了，所剩下的便是最反動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惡工具奉系軍閥，這是中國被壓迫民衆之最後的死敵，是防害中國民族運動發展之最大的障礙物，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應趕快起來反對這個障礙物，應充分地準備第二次的北伐，剷除這個障礙物，應時時刻刻不斷地與這個障礙物奮鬥」（本報一七九期），現在奉系軍閥居然先向我們進攻了，這是我們一切革命勢力所不能忍耐的，全國各階級被壓迫的民衆團結起來，全國一切革命勢力團結起來，認識我們當前的死敵，認識我們死敵的新進攻之嚴重，準備與我們的死敵作最後之決戰，備與我們的死敵奉系軍閥作最後之決戰，我們應該將我們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手段來對付我們這個最後的北洋軍閥——張作霖。稍減張作霖以完成革命的統一的獨立的中華民國。

施英

以會發生許多連續的罷工呢？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對於罷工是何種態度呢？漢口及全國的工人對於自身的罷工運動是何意義呢？資產階級何以忽起而團結，奔走相告利益之損失？廣州何以突有壓迫工會的傳聞發生？——這些問題，全是我們現在要急於解答的問題。我們要了解這些問題，須先了解中國之政治狀況，原來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有下列諸重要現象：

第一是國民革命的勢力，已到了一個穩定的步驟，國民政府已正式佔有了十個省區的領土。

第二是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已準備建立其最後形式的政權，例如張作霖擬組織的所謂安國軍政府。

這以上兩種勢力在較短期後就要最後決戰，而得完成國民革命之最後勝利。但在目前，還有

第三種現象是革命軍事勢力之發展，得助於工農羣衆參加的力量，因此而工農的勢力強大，了忌恨。所以

第四種現象就是資產階級要起而進，要在革命中謀取自己的利益，開始參加到革命的隊伍裏來而取得其他位。

這便是漢口罷工事件發生重大影響的理由，這便是資產階級起而團結奔走相告之原因；這樣看來，本是極明瞭的問題，我們毫不以為可驚怪。

漢口何以會發生許多的罷工運動呢？這更是極易明瞭的事。

我們解答這一問題，很明顯的得知只因爲漢口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資太少，工作時間太多，待遇過於惡劣。我們但看最近漢口罷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沒有不包含這以上所述諸項的。但在資產階級的人說，這些都不是原因，惟一的原因只是黨軍來幫助了工人；假使沒有黨軍，在吳佩孚或其他軍閥之下，雖一樣的生活苦，工資少，工時多，待遇劣，却不致有這許多工潮發生。因此黨軍遂有了幫助工人的嫌疑，這亦即是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所指爲「赤化」「共產」的嫌疑。資產階級大商人這樣意見，表示他們事願受軍閥的統治，寧願替軍閥籌餉納貢，不願使工人生活改良。這種軍閥奴隸的意見，我們以爲無須辯論。我們的重要辯論還不在此，因爲漢口的罷工運動只不過是經濟的罷工，我們以爲與全國各地的經濟罷工全是一樣的。自今年六月以來以至現在猶未停止的上海罷工就是一例，要算是歷來經濟罷工最大最多最長久的。但是統治上海的孫傳芳、文江以及帝國主義者的租界工部局，總不致有幫助工人甚至「赤化」或「共產」的嫌疑！漢口工人是否應有罷工，只要看漢口工人的生活情形是怎樣，不必管他是否有黨軍。在未有了黨軍以前，漢口工人亦不是便未有過罷工。在黨軍佔領武漢之前數月，漢口煙草業及紗業等工人即已開始爲改善生活的經濟罷工。但漢口乃中國工業大城市之一，僅亞於

上海；以上海半年來二十餘萬人七百餘次的罷工比較起來，漢口目前的工潮並非廣大；此後爲經濟改善的工人罷工，亦是必然的事。因此，我們知道只有爲生活改善是罷工唯一的原因；我們以爲上海商報記者畏壘君所說「鄂省民情，素以狹隘強悍著聞；而乍遇解放之民衆，意氣尤易涉於驕昂。」等語未免近於偏見，因爲漢口工人罷工並非意氣驕昂，且離解放之時尙遠何能便說是乍遇解放？至於說「鄂省民情」如果是「狹隘強悍」，則不應僅指工人，雇主亦必如此，亦非工人階級單方之過失！

上海商報記者這幾句語調，是寫在他所作「九切一箇中之危言」一篇長文之中的；這一篇長文，便是記者畏壘君爲漢口工潮而發的一篇大感慨。這一篇文字我們讀了頗爲讚賞，認爲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與意識的高明著作。我們要討論漢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評商報（見該報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所載）這一篇文字。我們與畏壘君各站在一個階級的立場上來發言，旗幟自然要鮮明，觀點自然要清晰，問題才可以解決。但我不能像畏壘君那樣，明是一篇反對工農利益，主張限制工農運動，鼓吹資產階級團結且速參加國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說來曲折婉婉，却是我所不能辦到的。我只能以直索的無產階級觀點來批評，且述明我們之所見。畏壘君在帝國主義統治與軍閥壓迫下的上海，亦曾爲上海的工人發言，時同情於上海工人的反抗運動。畏壘個人亦不是資本階級中的直接剝削者，但他的思想與言論，却是近代資本主義之資產階級的。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不能隱避而不答覆。

畏壘君有些什麼意見呢？

（一）「吾人所認爲革新勢力進展中第一層之隱憂者，即各地工農階級之興起太驟。」

（二）「最近自上江來滬之商旅，仍有種種說詞……大抵謂主儲

關係，漸趨惡化，勞動（包含店員）鬥爭，日益劇烈，長此以往，勢將無業可營，甚或無居可安。

(三)「目前所謂解除疾苦云者，只能視為解除所受於軍閥非法侵掠轉嫁剝削之疾苦，而不能遂希望全體民衆各別痛苦之頓然醫療。

(四)「今日中國問題，一大半起源於經濟組織之衰竭與崩頹，北方諸省軍閥之失敗，坐在不知經濟界康寧之重要而任意摧殘之。

(五)「此際若工農運動氣勢太張，則商界失望之結果，不免取消極抵抗之手段，消極抵抗之結果，則商市將不保其康寧，而社會秩序與政治亦將受其影響。

(六)「應注意下列三事：一、盡瘁於勞資仲裁之組織，二、政府對於工農團體與商人團體均等尊重；三、黨部對於下層民衆之宣傳，不宜作超乎事實可能之允許，因工農意識，至爲簡單。」

以上這六段是從畏疊君論文中專論漢口潮一段裏所摘錄。這六段話語，表明作者對於漢口工潮的六項意見：

(一)在國民革命中，工農勢力太大，第一可憂。

(二)主備關係惡化，勞動甚至店員都起來鬥爭，據商旅意見以爲將至無業可營，無居可安。

(三)工人要求不要過甚了，目前只能解除軍閥壓迫侵掠的痛苦，別的還說不到。

(四)今日中國經濟組織衰竭，北方軍閥之失敗，在於摧殘了資產階級。

(五)假使工農氣勢太張，商界只好消極抵抗——即罷市，這種罷市一樣的會使社會秩序與政治受影響，直而言之就是資產階級也許對國民政府革命。

(六)解決問題有三法：一、設勞資仲裁機關；二、工農團體與商人團體均等尊重；三、國民黨不要許可工農太多了，因爲事實上辦

不到。

畏疊君之原文曲折綽綽，以上所述六點，僅就論漢口工潮一段摘述其真意；因爲如不述明，在表面上看來，亦是「盡情合理」的論調，殊不知就在這許多「情」與「理」中，就表示了作者的資產階級思想之「情」與「理」。但我們亦非根本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思想的發生和存在；我們的辯論與說明，在於辯論與說明這和思想發生和存在之同時的矛盾。

對於以上所述我們需要何種辯論？是否如上述六點我們俱是同意的？第一，我們認爲國民革命中工農勢力之勃興不僅不須隱憂，而且十分可喜；因爲這不僅使革命有擴大的民衆基礎，且正是殖民地經濟落後國家免除資本主義社會痛苦的必要條件。畏疊君贊助國民革命希望民族經濟解脫之實現而反對工農勢力勃興便是最大的矛盾。第二，主備關係惡化不是受備者一方所造成，既是「鬥爭」必是主備雙方；這種鬥爭的結果，正如商報記者另一論文鼓勵「商人」之自覺與組織」所謂「果使全國之生產主企業家大商人自覺地位解脫僥倖獨往獨來……與他階級平衡對抗，此乃進步的好現象也！」至如勞動鬥爭包含店員，當然無足怪，此不僅在漢口，最近上海店員之罷工是同樣的現象，同是受剝削之勞動的反抗。真實的說起來，現在漢口以及全國的罷工問題，只不過是資產者雇主略減少利潤，稍稍減輕剝削與虐待程度的問題，何至於雇主無業可營，無居可安呢？第三，目前工農羣衆并不敢希望所有痛苦之「頓然醫療」，所要求的，誠然只是「所受於軍閥非法侵掠轉嫁剝削之痛苦」；漢口等地應當是已經沒有軍閥了，那些「轉嫁剝削與非法侵掠」的要由雇主對工人拿一點出來，所以此時漢口工人所要求者，只不過增加必需生活的工資，改良軍閥時代的待遇，承認軍閥時代所不承認的工會而已。第四，今日之中國問題，並不在於經濟組織之衰竭崩頹，而在於帝國主義

與軍閥之剝削與壓迫；欲藉經濟者首宜參加撲滅軍閥與抵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北方軍閥並不失敗於摧殘經濟康寧，而失敗於與買辦資產階級之合同勾結，同為帝國主義者之奴隸；軍閥政治根本無使經濟康寧之可能，所以現在北方新興的生產協會一個可讚賞的資產階級大團結，殊足令人抱隱憂。第五，商界之消極抵抗已有其事，即如漢口商人大會已有罷市為代表後盾之決議，這一決議是中國資產階級團結後的第一次行動決議案，自五卅以來不可多見，便是現在為反對奉魯軍軍用票及孫傳芳，上海的傅筱庵鄧志豪等對上海罷市猶持異議；工農勢力勃興本無可憂，惟商人為抵抗工而罷市，使「社會秩序與政治亦將受其影響」，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畏疊君能有同感。

最後，畏疊君所提的三個意見。我以為勞資仲裁機關在工人階級此時是不十分反對的，但恐這個機關不能真正解決糾紛。商人團體當然需要尊重；目前在各大都會城市裏，工人不僅願與商人建築極可靠的聯合戰線（如粵湘鄂贛閩之農工商學聯合會，五卅時之海工商學聯合會，現在之上海市民公會，杭州南京之各界聯合會），且願促成商民協會之組織（如粵湘鄂以及北方各地）。至於對工農羣衆之宣傳，在國民黨不僅沒有超乎事實可能的允，便是合於事實已經許可的（如廣東農民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和工人集會結社之自由）現在還得不到。工農意識誠然簡單，但合於事實的許可猶不肯與，則非簡單之過；「辛亥革命成功時，人民多誤解滿清既倒，不必再納田糧。」其實不是誤解，而是由於滿清田糧賦稅太重，所供養的政府反喪權辱國，新政府又沒有積極的政策，故農民的簡單觀念亦可以至於反抗田糧。何況現在粵桂湘鄂的農民，已由簡單意識進步到肯納田糧，所求的乃是田糧之減少了。

這以上費詞的駁辯，在我們的主旨只在於駁辯因漢口工潮而發生的所謂「產業界類喪疑怖」（其實無此事）的錯誤觀念，與因此而主

張放棄工農利益的錯誤企圖。我們對畏疊君文字全部直幹之言並減少同情，所不同情的只是畏疊君放棄了革命的大多數民衆的利益，在畏疊君所有的陳述論辯與主張，毫末言及工農民衆大多數人痛苦與其必須解脫者，就是一個證據。革命的職責不在別的，在於追求何處是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並不忍懼與工農階級對抗者之興起，亦深知現在是將由革命勢力發展，而過渡到階級政權表明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中國工人與貧農階級能夠接受敵對階級之「自覺地位，獨往獨來，平衡相抗」，以求「進步的好現象」，另一方面却也絕不放棄保持革命的根基與維持革命已得的勝利。

中國階級之分化，因革命運動之發展而愈明顯了。即以漢口工潮而論，資產階級的行動已不是過去的行動所可比擬。與北方生產協會同被稱讚的漢口商民大會，據報載「到萬餘人，議決四案：（一）加薪，（二）時間沿習慣法，（三）辭就雇主自由，（四）待遇平等，全市商民願以最後手段（罷市）為代表後盾。」這誠然是資產階級自身歷史上極可喜的一件大事。中國資產階級能有「萬餘人」的大會，只怕這是第一次；又有這樣合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原則的決議案，這亦是第一次。漢口商民大會之四項決議，前後兩項是迫不得已而承認的，第四項尚是籠統的承認，然而二三兩項却有最嚴重的意義了。時間沿習慣法的習慣法是什麼？習慣何以成法？習慣法這一名詞，證明中國資產階級要利用落後經濟國家的習慣來作對雇勞動的法律，一脚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要找利潤，一腳又留在宗法社會裏用習慣來增加剝削。辭就雇主自由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對於「發展實業，紓裕民生」的真實面目；這便是對勞動者說：「要你作工你就來，不要你，你就滾蛋！」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無政府生產狀況中，資產階級對於雇用勞動的真實態度！

十二月十七夜一時劉華被殺整週年

湖南的農民(十一月三十日長沙通信)

一九〇二 湘 農

(A) 現時已有組織的農民

(一) 縣農民協會的統計

正式成立縣農民協會者：三十六縣。

已有縣農民協會籌備處者：一十八縣。

共計五十四縣

(二) 人數的統計

一、自本月統計的，三十縣，五三六一三七人

按上月統計的，十一縣，五〇五，〇〇〇人

無統計估算的，十三縣，三〇，〇〇〇人

共計五十四縣，計一〇七一三三七人

二、有十萬人以上的——四縣

有五萬人以上的——六縣

有一萬人以上——十二縣

有五千人以上的——十二縣

有一千人以上——十八縣

不滿一千人的——二縣

三、人數最多的縣份有——十四萬人

人數最少的縣份有二百七十四人

四、各縣人數統計表

說明：

A、為本月有詳細報告的

B、按上月報告推算的

C、無統計估算的

D、縣協籌備處

沅江	武岡	岳陽	陵陽	安化	益陽	湘陰	宜章	鄧縣	新田	桂陽	藍山	漢壽	華容	醴陵	攸縣	瀏陽	彬縣	耒陽	綏寧	資興	衡陽	南縣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〇七〇	六二三〇〇	一五六八〇	一七六〇〇	七四一八三	五四六八	五一五〇	六二四三	三五五〇	七二二九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三九一九〇	一〇〇〇〇	二四四四五	一一〇〇	五〇〇〇	八八二二三	七〇〇〇
嘉禾	城步	芷江	常德	汝城	永明	臨澧	新化	寧鄉	溆浦	新寧	安鄉	寧德	常德	臨湘	寶慶	長沙	?	湘鄉	鄧陽	湘澧	道縣	茶陵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〇〇〇	八八九	二七四	九五四五	八八六五	二一八一	一一六六	六三七七	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一〇〇	一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九三七七	七一四五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四三五	一二二六六

江平	B	一〇〇〇〇〇	桃源	〇C	一〇〇〇
來陽	B	一〇〇〇〇〇	？	〇C	一〇〇〇
永興	B	一〇〇〇〇〇	澧縣	〇D	二五四九

(B) 北伐中之農民參戰

一、供給：北伐軍所經地方，農民即均能供給飲料，或少數之食糧，代為煮飯等事。

二、嚮導，偵探：此種工作，沿株萍路，瀏陽、平江、長沙湘潭、寧鄉、衡山、南縣、華容等處均有。

三、運輸：農民自動受軍隊雇請運輸者之外，有組織的替軍隊運輸之事亦有。

四、擾亂敵軍後方：湘潭、平江、南縣、瀏陽、沿株萍一帶等處皆有。

五、參加戰鬥：死傷、數及奪得槍枝尚無精確統計，大略如左：

A、株州：唐軍二次攻入長沙時，農民與葉門，繳槍百餘，及機關槍大炮等。

B、醴陵：北伐軍入長沙時，農民奪槍二百餘及機關大炮等，十一月贛方敗兵入醴時，農民繳槍甚多。

C、平江：七月北伐軍入平，農民參戰死二十五人，奪槍數百枝及機關槍等。十一月二師兵變，農兵圍繳變兵槍二百五十枝，現政府要收此槍，農民反對，正在相持中。

D、瀏陽：農民救出被圍北伐軍一團，擊退敵潰兵，有死傷，並奪得槍枝。

E、華容：一次蔡鑑軍入華容，農民與駐軍共同擊退，二次蔡鑑入華容，農民三千餘人單獨擊退蔡軍。

F、沅江：華容第一次擊蔡軍時，沅江農民參加。

G、湘潭：農民設疑兵，助北伐軍過河，攻擊潰兵等。

六、農民參戰之原因：

A、黨人宣傳的效果，農民都知道北伐軍是擁護工農利益的，要援助北伐軍勝利，農民然後才能得到利益。

B、對北兵葉軍之仇視，兩方軍紀比較，使農民仇視更深。

C、受農民協會的指揮，(有最少數是自動的)。

D、在九月中農民之願意參加戰爭，則為欲得到槍枝，因此時農民武裝的要求已經起來了。

七、農民參戰之影響：

A、農民政治觀念之進步。

B、農民自信力進步。

C、使政府認識農民力量，影響政府左傾。

(C) 現在農民的傾向

(一) 農民已覺得他們參戰有功，需要報酬了，就早沒有參戰的各縣，也覺得黨人的宣傳應該兌現了。

(二) 經濟的要求：這種要求已普遍了有農運的各縣，下面的要求是最普遍。

一、減租——還沒有不納租的(耕地農有)要求。

二、減息——從八九分息減到四五分也就滿足了。

三、解決荒月食糧問題——形成了普遍的平糶阻禁運動。

四、減捐稅——少數地方有不納捐稅的要求。

五、減押金，及不得無故退佃等——尚無明確的觀念。

這些要求可說是很低，都是他們直接的，有些地方是各種要求都已起來，少數地方還只覺得一二種。在湘南近廣東廣西一帶農民的

要求，比湘中一帶較高。

(三) 政治的要求：

一、改造國防——他們對國防局人還非常注意。

二、反抗都團——許多地方都團已經失了作用，毀打都團總的事甚多。

三、希望一個好的政府。

農民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可說都還是非常幼稚，縣長民選等口號農民固然沒有感到，就是鄉村的政治要求，也還只有消極的；至於反動派所造的『沒收土地』『組織工農政府』這類謠言，更是連影子也沒有。

(四) 武裝要求：農民武裝要求，現在日見急迫了。他們都願從潰兵變兵手中奪得槍枝，如此次平江農民的留槍運動（見前參戰情形）非常激烈。

(D) 農民已起來的鬥爭

(一) 減租運動：

一、衡陽的減租運動：衡陽的租額，表面是說東佃各半，實際上佃戶得不到半數。自從民國五年因大水和增加教育經費的關係，全縣漸次普遍地加了租，增加的數目雖然不是一律，却是沒有不加的。這樣一來，佃戶所得，比從前原來不及五成的數目更少了。自唐離湖南以後，衡陽加入了農協的農民就有很迫切的減租要求。於是提出全縣復租的口號，就是要恢復五年以前（民國五年以前）的租額。結果全縣都得恢復了民五以前的租額。農民在此運動中加入農協者，約七萬人。同時反動份子也就在這次運動中團結起來了。

這次運動可說是全縣農民加入協會的和未加入協會的都參加了。

二、各地的減租情形：除衡陽外，各地只有另辟的減租運動，某一個佃農民對某個田主減租。因為各地每當更換佃戶或田地易主之

時增加租額，有時加得太多的，佃戶即請求減少。這種事實經農協替農民解決的甚多。這雖不是一個鬥爭，然農民因此對農協增加信仰。

三、減租運動，本為各地農民急迫的要求，但收租期間已過，故未發生鬥爭。一般農民的觀念，都以為明年減租的問題為有一番大鬥爭。

(二) 減息運動：

一、安化已全縣普遍減息成功，未發生特別反動。約由月息七八分減為四五分。農民亦認為滿足。

二、岳陽一部份農民的減息運動，尚未結果，大約可勝利。

三、湘陰牛洲農民要求免欠息失敗。

四、各縣都有減息運動皆無大衝突。

(三) 減押運動：

一、瀏陽全縣減押金為每租谷一石，押金二元，已成功。但此後是否將有衝突，尚難斷定。

二、岳陽一部份湖田，地主擬租每石增加押金七元，農民已起而反抗，地主亦聯絡三縣團對付，此事將有大衝突。

三、各縣尚有小的減押運動。

(四) 減稅運動：

一、攸縣、醴陵、宜章，皆有減稅運動。

二、安鄉已將全縣畝捐取消，但增加田賦附加。

三、岳陽一部份農運要求取消畝捐與團防衝突，尚未結果。

(五) 懲荒運動：

安化農民要求在多月由農民自由種雜糧不納租。一部份已成功

。一部份尚在爭持中。

(六) 平糶阻禁問題：

一、起因：連年湖南均有災荒，每到荒月，鄉村中均缺乏食糧或食糧暴漲，於是形成了一種農民平糶阻禁運動。

二、這個運動，可說是有農民組織的地方十之七八都有了，不過形式各有不同罷了。約有下列的各種形式：

A. 由農協或由鄉民會議，議決谷價，不得高於此價賣谷。

B. 議定兩種或三種谷價，並決定一種人吃某一種谷價。

C. 有限止的運谷米出境。

D. 谷米一概不准運出境。

E. 待荒月再議谷價，現時不議。

F. 只留租谷的變成。

三、這個鬥爭引起來的衝突：

A. 閉糶：地主不糶谷，則強迫糶谷。甚至罰錢毆打。

B. 偷運：發覺偷運則將谷充公或罰錢。

C. 因議谷價而引起衝突。

四、影響：地主商人都發生了大的惡感，即大自耕農，佃農亦不願此辦法，政府催還田賦，地主即推谷賣不出，政府對此舉亦甚不滿意。

五、省農協的政策已決定只准留一部份租谷以備荒月之平糶，不准無限制的阻禁。但已成羣衆心理，一時甚難改變。

(七) 與團防的衝突：

一、軍鄉團防局長（在鄉分局）已皆由鄉民會議選舉，及有農協組織之處，農民均極注意人選。

二、岳陽。

A. 團局禁止農民開會，衝突，農民請願結果，團局解散。

B. 農民爲抗畝捐與團防衝突，尚未結束。

C. 兩團防衝突，擊斃農民十餘人。

三、嘉禾團防槍斃農民。

四、桂陽反動派勾結團防調兵入城解散農民協會。

五、資興團防強迫改組農民協會。

六、湘潭農民反抗團防門毆槍殺農民一人。

七、牛洲（岳陽）團防禁止農民組織協會。

八、各地均有農民與團防衝突之事，多爲團防勝利。

(八) 與土豪劣紳的衝突：

農民與土豪劣紳的衝突，可以說是無時無地沒有了。土豪劣紳對農民之進攻，也是一天一天的利害起來。農民對他們毆打，控告，遊鄉，罰款，驅逐，無一不有。自然多數是由他們對農民進攻而引起民衆的憤怒。

(E) 鄉村政權情形

(一) 有些鄉村已由農協取得了政權。

(二) 鄉民會議在許多縣中都有了，可以爲鄉村最高立法組織。

有少數縣中的團防局長和鄉董等，也可由鄉民會議選舉。

(三) 有少數地方有農協教聯商協工會等聯合的組織取得了鄉村政權。

(四) 有許多地方鄉村政權已爲國民黨黨部取得，同情或贊助農運。

(五) 多數地方仍由土豪劣紳把持以壓迫農民。有農民協會的地方則時時發生衝突。

(F) 農民自衛的組織

(一) 湘南各縣因唐生智的提倡，都有挨戶團的組織。這種組織的指揮機關雖然是在紳士地主們手中，却團員及下層指揮人都是農民。在有農民協會的地方，自然不費力的成了農民的組織。挨戶團沒有槍械，多有梭鏢（一種尖刀接以長柄的武器）烏槍馬刀等。

多數有定明的操演，且有操演費。（每次每人約五百文）湘中各縣如平江瀏陽長沙……一帶也有此種組織，但不普遍，且無操演費。

他們此次參戰及防匪，都能顯出很大的作用。組織人數無統計。

（二）湖南的農民，除挨戶團以外，沒有別種自衛組織。雖然以前有農民自衛軍，自衛團等名稱，皆因經費無法解決而停止了。

（三）平江，安化，醴陵，湘潭……等處，農民奪有少數槍支（平江有二百五十支，尚有問題未解決）這都可拿出來作農民自衛之用。

（G）土豪劣紳之破壞農運

各地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勢力，都漸漸團結起了。他們對農民進攻約有下列各形式：

一、秘密組織保富會保產會白化黨三等：公開組織區董聯合會，鄉鎮聯合會。

（G）土豪劣紳之破壞農運

日本最近政潮的開展（十二月五日東京通信）

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到了帝國主義大戰已經過了九年的今日，還都是在混亂衰退的情況中。兩歐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如英、法、德、意……雖然大戰的瘡傷是漸漸的平復了，而毒菌尚埋伏在他們的全身中，並且這些不能醫治的毒菌，又迫使他們不得不爭鬥，預備新帝國主義戰爭，和對無產階級進攻而引起絕大的革命熱潮！

日本帝國主義呢，在大戰裏雖然沒受傷痛而且發了橫財，但是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大戰後猛力的競爭，尤其是向亞洲的進攻，直壓得小日本帝國主義痛傷難堪，於是島國內的革命運動，如潮一般的橫湧上來。資產階級的內部呢，也因為執政的那些同行，醫治不了經濟界這樣的衰敗，一些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政客官僚，便大肆其翻雲覆雨的手腕，作搶奪政權的政潮了。

二、宣傳農協是將要抽丁，抽人頭稅，吳佩孚來了是會殺頭以恐嚇農民，使之不能加入農協。

三、他們宣傳農協共產，行什麼三三三制。

四、組織假農民協會，發表宣言主張什麼三三三制。

五、混入農協包辦，包辦不成則搗亂。

六、收買，煽動，或提倡鄉土觀念，宗法思想，迷信，使農民起來反對農協。

來反對農協。

七、混入國民黨壓迫農民，包辦農協。

八、宣傳北伐軍失敗。

九、與民右派，趙，孫勾結。

十、假裝農民暴動搗毀稅局，以便各方對農運失掉同情。

十一、利用團防等直接壓迫農民，屠殺農民，解散農協。

他們這些破壞手段，各處都似有聯絡的進行。

山水

一、日本政治的反動性

我們若果要研究日本的政治情狀，第一先要明瞭日本政治的反動性，日本的政治情狀，在現今世界資本主義的政治形狀上，可說是一個畸形。在名義上，日本雖然也打的「立憲政治」的旗號，但實際上充滿着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暴政，尤其是日本的政權，完全操縱在一些封建頭腦的政客官僚手裏，表現出十足的反動性來。

譬如拿日本的政黨來說，如政友會，憲政會，政友本黨等所謂三大政黨，沒有一個是代表純粹資產階級的，都是一些政客官僚，甚至於一些軍閥，操縱黨權。如政友會的總裁田中義一郎，乃是一個陸軍大將出身，政友本黨的總裁床次竹二郎，乃是一個官僚出身，憲政會的若規禮次郎——現在的首相——也是一個官僚出身，這就是所謂

日本政黨的領袖！這些官僚政客軍閥的思想，便是富國強兵。所謂日本的資產階級呢，反來是借這些政客官僚軍閥的黨勢，來謀他們的利益，自己不能形成一個純粹的政黨。

日本的資本主義政治，何以這樣的發展呢？這是顯明的，日本政治的轉移——由專制到民主——並不是像英法等經過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乃是明治維新，將專制政治整個的變換了個方向，採取了民主政治的原則。所以日本政治的情形，原則上雖然是民主政治，實際上專制時代遺留下的惡勢力，依然存在，並且很有力的支配着政權。所謂民主，不過在原則上那樣是了。

試拿民主政治最粗淺的要素上說，日本國民的言論，書信，思想……等自由，可以說仍和專制時代一樣的得不到。革命的團體，固不待說是不許，就是研究學術的團體，工人的政黨，也都在禁止之列。如解散學生社會科學研究會，解散農勞黨，取締學生思想，為研究社會科學而囚學生三十餘人……總之日本的政治，完全是反動的。這反動性，一來是由於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惡勢力，操縱了政權，二來呢，也是日本進資本主義的門時，正當着世界資本主義的反動時期，這才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橫暴的原因呢！

二、普選的鬥爭

自然這種反動政治是不會長久的，經日本國民數年苦心爭鬥的結果，總算於一九二五年議會裏通過了普選議案了，並且定於五十二次議會後實施普選——今年便是第五十二次議會——了，這是日本政治的一個的新紀元啊！

日本從前的選舉，因為種種的限制，全國中五千餘萬的人口，有選舉權者共不過三萬人。所以日本的政權，為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政黨——政友會，憲政會，政友本黨——所把持，無產階級固然是無從插入，就是資產階級也得上什麼地位，完全被一些官僚政客操縱

着。

日本國民的奮鬥，總算達到相當的勝利。普選法通過後，日本國民有選舉權的資格的，由三百萬增加到一千三百餘萬人，這樣一來，一千餘萬人，將一躍而握有政治的勢力了。在此新增所有權的一千餘萬人中，無產階級的勢力，便占了十分之六七。啊！這樣重大的一個新紀元啊，所以各階級的民衆都拼死的競爭呢。

將來普選實施的結果，不但要在日本政治上，現出一些新興的勢力——如無產階級，工商階級——恐怕橫行日本政治舞台上數十年的既成政黨，也將要到半死的關頭呢。

工商階級，無產階級受既成政黨的壓迫，已經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所以他們要在這次普選實施時，作一回大規模的普選競爭，他們都是正在死力的準備着。將來普選的結果，至少也要把既成政黨的勢力削弱，既成政黨若果在議會的勢力削弱了，無論工商階級，無論無產階級，都有促進日本政治向德謨克拉西方面走去的可能。日本政治若果是較德謨克拉西化了，無產階級的勢力，也易於進展了。

所以這次的普選，在一切的階級，都是萬分的切要。將來新興的勢力，都可謂是日本政治進步的勢力。至於無產階級呢，其意義更為重大，不但借此領導無產階級大眾作政治訓練、鬥爭、組織，並且要在將來政治上，造成利於無產階級進攻的政治形勢呢！

三、既成政黨的爭鬥

日本現在的政權，是操在憲政會手裏。然而在現在普選快要實施的時期，「拿到政權」比什麼都切要。所以在野的政友會，政友本黨急得不能忍耐，到處掀起政潮，以謀推翻憲政內閣，自己上台，為下次普選布置。憲政會何嘗看不到這個地方呢，他豈肯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把政權讓給他人，自行送死？所以無論在野黨怎樣罵他「變樣」他總不引咎辭職。並且更換了十數縣的知事，盡換為清